

一生承诺

谢海华 谢芳
真爱相守感动中国

王丽君 著

CS
湖南教育出版社



一生承诺

——谢海华 谢芳真爱相守感动中国

你风中徐徐开放，我的爱愿如暖阳。
你遭遇风疾雨降，我许你一世陪伴。

王丽君 著

她勇敢了一次
他勇敢了一辈子

ISBN 978-7-5539-7079-0



9 787553 970790 >

定价：46.00 元

引子

“进贼了！抓贼啊！抓凶手啊！”

30年前的一个凌晨，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的一个饭店，门被“哐当”一声打开，一个赤足女子强把着门，竭尽全力地大喊。

于是，巡逻的队员来了，边近的邻居也来了……歹徒终于被擒拿，但赤足女子却因身负9刀倒在了血泊中。

那一年，正是22岁的美好年华，她的未来却被无情地抛进了未知的泥塘。

也正是那一年，他，邻村刚从部队退伍回乡的青年，向家乡这个散发着桂花一般清香的女英雄走来。

风起的日子，他们一家三口又出发了。

愁白了头的芦苇在风中摇晃，用叹息护送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伸向远方……

他的背上是她，屁股后面绑着板凳，胸前挂着行李包，一只手还牵着幼小的儿子……

路人指指点点：“快看，那个宝里宝气的人又背着他的瘫子老婆寻医去了。”



“是啊，不是白费劲吗？明知她的病治不好，亲戚朋友劝他都不听，看他能撑多久！”有人摇头。

“这个家迟早得散，我就不相信，他那样一个要长相有长相，要‘资历’有‘资历’的人，会守着一个瘫子过一辈子？做给人看看罢了。”

2018年3月1日这个日子，他和她至今回忆起来仍然难平心中的激动。

中央电视台“201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”颁奖现场，一幅特大的油画背景墙上，千重山万重水，一个饱经沧桑却仍不失昂扬气质的男人，背着一个异样的女子在奋力往

前。画中的她是抽象？是夸张？还是？

不需海誓山盟的诺言

一个怀抱就是港湾

.....

在一首叫《芳华》的歌声中，他们俩缓缓上台，与画中的人物融合在一起。

不不不，确切地说，他是推着她走到台前的，她始终坐在轮椅上。很明显，她全身严重变形、萎缩，又瘦又小，他站在她的身后，双手推着轮椅，推着轮椅上的她。

尽管如此，两人却有着一脸的幸福和喜悦。组委会的颁奖词适时响起：

相信，是那一刻的决定。相濡以沫，是半生的深情。平凡的两个人，在命运面前却非凡地勇猛。最长情的告白已胜却人间无数。心里甜，命就不苦，爱若在，厮守就是幸福。

鲜花开放、灯光聚焦。掌声如潮、泪光晃动……

真没想到啊，她勇敢了一回，却一生被困在了轮椅上；

他也没想到，一时为英雄心动，竟然搭上了一辈子。

是啊！她怎么会想到，她会成为他一辈子的“包袱”？

是的！他怎么能想到，他竟陪她走过了 30 年的坎坷人生！



谢海华获评“2017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”

命运啊，真像儿时玩过的那一只铁环，将他俩紧紧圈在了一起。

当然，更没想到的还有，他们俩历经风雨之后，迎来彩虹，双双获评“中国好人”。如今，还一起走上了中央电视台“2017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”的颁奖现场！

多少回忆，多少感慨，像画中的“排山”，心中的“倒海”，都来了……

—

第一眼见到他和她，正是春夏之交。

廖月娥敬老院（坪塘敬老院）沐浴在阳光下，围墙上金色的楷书，闪着耀眼的光芒。围墙内露出厚重的略显深红的屋顶，琉璃瓦就像住在这里的人们，每一片都有着一个故事。

院内四处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，鸟儿在树上唧唧喳喳，老人们有的在做康复训练，有的则坐在走廊上左一句右一句地聊着天，还有两三个干脆坐在太阳下的木椅上，不说话，只相互陪伴。

见有陌生人进院，他们的眼睛便都往我这边看。

我一边“爹爹、阿姨”地打招呼，一边往主楼走。有好几个老人都冲我笑，像极了初夏的阳光，温和、友好。

敬老院前排由主楼和附楼组成，附楼在主楼的两旁展开，像张开的羽翼——我想人们无论多大年纪，都是需要梦，需要蓝天的。左边附楼为办公室，右边的附楼有办公室，也有食堂和礼堂，还有“廖月娥之家”。后排以蓝色调为主，地势较前排高许多，廖月娥敬老院的前身应是一座小山。

我的脚步在第一排主楼中间位置的房间停下来。抬了头，望见门上挂着一块匾：“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谢芳之



作者前往敬老院采访谢海华与谢芳。(右一为作者)

家”，便确信找对了地方。

门半开着，我在门口隔着绿色的纱窗往里看。

他正在床边忙着什么，她躺在床上。见我到了门外，他便把她抱起来，轻轻地放在轮椅上，再憨笑着招呼我进门。我的眼睛很自然地围着她转：身子严重变形，身高一米二左右；皮肤很白，是贫血的那种白；脸颊红得不正

常，很让人担心的那种。她依着他，娇小、怡人。

我知道，她是谢芳，他是谢海华。

谢海华见我的神态，转身打开床边的柜子，一眼望过去，看到好些奖杯、证书之类的东西。他从中拿出一个泛旧的荣誉证书递给我，上面写着：“谢芳同志在维护社会治安中作出重大贡献，特授予‘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先进个人’光荣称号。”



“这是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公安厅于 1988 年 8 月 27 日联合发的。”谢海华说这些话时，眼睛并不看我，只一味盯着我手中的荣誉证书。仿佛珍爱、怜惜，甚至骄傲，都在那黑色的眼眸里，都在那一张纸上。

30 年前，也正是这个时节，在坪塘镇木塘村，今为坪塘街道兴合村的一户农家院落里，一个恼怒的高腔从堂屋中传出：

“你们俩都姓谢，是不能通婚的。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你想反了吗？”

这是谢桂云正在教训他的第三个儿子谢海华。一旁，他的妻子谢淑兰——谢海华的母亲唉声叹气。

还是那么老土的思想！不过，这些不都是借口吗？你和母亲同样姓谢，还说我！再说《婚姻法》中规定的是近亲不能结婚，我和她都不知隔了多少代了。

一听父亲的话，谢海华这样的想法就在口里打转儿，话到舌尖便又吞了回去，并不说出来与父亲抬杠。

“凭你，一个从部队回来的退伍军人，长得又不差，还有一门理发的手艺，难道还怕兑不到堂客？”谢桂云见儿子不说话，继续数落着，腔调却已低了下来。“兑不到堂客”——当地话为找不到老婆的意思。

你当初不是不让我去参军吗？这会儿怎么把退伍军人作为一个找对象的“好条件”了。当然，谢海华依然只是

听着父亲说话，自己的这些想法只放在肚子里。因为他知道父亲的脾气。

父亲是个篾匠，相信棍棒教育，对待孩子的办法一般是打骂。谢海华有四兄弟，小时候跟父亲学篾工，手稍偏就会挨骂，做不好还会挨打。为此，兄弟们都很怕父亲。谢海华也怕，遇上父亲在气头上，他都不敢顶嘴。但是，谢海华会无声地反抗。比如篾匠这个手艺活，父亲做得再好，他也不跟着学。

父亲这性子是很吃亏的，不知他反省过没有。记得二哥谢海云找对象时，因为想着自己家有四兄弟，女方家没男孩，打算到女方家入赘。父亲知道后很不高兴。那一次，二哥前一天晚上与女友看电影回家晚了，早上没赶早起床干活，不但被父亲大声斥骂，还毫不留情地打了耳光。二哥皮薄，二十多岁了还挨父亲的打，并且是耳光，父亲那嗓门，全村人都听到了，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见人了，一气之下就喝了农药。失去了这个儿子后，父亲的性格稍有收敛，但是，依然是不能当面对抗的。

“崽啊！她身上有九道伤口，出了那么多的血，你是知道的！万一今后……这一辈子怎么办？”见谢海华一直不吭声，母亲似乎不得不开口企图打消儿子的念头。

的确，其他都是次要的，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。

父亲说的那个“她”，是谢海华理发店上堂屋的杨德

运最近给他介绍的妹子——杨德运妻子的表妹，尚未见面。按风俗，媒人应尊重双方家长，把给谢海华介绍对象的事也征求了他父母的意见。与谢海华同姓“谢”的妹子，是花扎街花田村的。前段时间，她因见义勇为，与盗贼搏斗身中九刀，远近都传遍了，花田村出了个女英雄！但是，这是婚姻大事呀，哪个做父母的，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往这样的“火坑”里推？

为防止谢海华“一意孤行”，父母火速制止。

说起来，谢海华的父母并没有什么错。试想，谁家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健康能干的女子。在乡下，一个劳动力有多重要，再说生儿育女，哪一样不靠体能。所以，找对象第一就得健健康康，身板子结实。虽说谢芳是个胆大正义的女英雄，说起来好听，但是那伤能恢复好吗？还能干农活吗？假如……不就成了一辈子的拖累？一个家不就只能靠他们的儿子一个人顶？

谢海华从部队退役回家已 24 岁，乡下的伢子这个年龄还没找对象已经是高龄青年了。父母的确很着急，几个月来，没少托媒人给他介绍对象，希望家里能尽快多个劳动力，也希望能早些抱上孙子。

二

“海华，刚从部队回来，应该还没找好对象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？”

“是吗？哪里的人？”谢海华给一个人理发正接近尾声，有心无心地接着理发店上堂屋的老兄杨德运的话。

“我堂客有个表妹，离你不远，就住花扎街的卫生院旁边，你知道她吗？”

“我哪知道呢，她姓什么？找过对象吗？”

不知杨德运为何这样问，花扎街的卫生院虽是谢海华参军体检的地方，但他哪会连住在旁边的妹子都认识？自己有过相亲的经历，所以也想知道对方是否有过。

“姓谢。见过几个人，有同姓谢的没谈成，也有其他方面不满意的。”

谢海华立马反应：“我也姓谢啊！”

“你去看看嘛。”

杨德运并不理会他的这种回答，继续介绍着对方的情况。

“她在长沙井湾子的一家饭店打工，前段时间饭店进了小偷，她的身上中了八九刀，现在正在家休息。”杨德运简单地告诉谢海华这个“特殊”情况。

“噢，我没听说过，不晓得有这回事啊。”谢海华说的

是事实。

“出事时家里都不晓得，听说电视里播放了这个新闻后，她的爸爸妈妈才知道。”

当时，谢海华家还没有电视机。

谢海华听了谢芳的故事后，心中有了异样的感觉：这个妹子很勇敢，正义感强，不错！

实话说，他退伍回家的时间不长，但已连续相亲三次都没成，心中难免有些失望了。

与谢海华同村的一个姑娘嫁到湘潭雨湖区南谷村，回娘家时听说谢海华退伍回乡，尚未找对象，受他父母之托，打算给他做大媒。

“海华，我的邻居有两个女儿，她们的父亲在湘潭锰矿工作。怎么样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？”

“谢谢了，不知是什么样的情况。”谢海华也觉得，找个对象是当务之急，免得父母眼巴巴地望着，免得邻里乡亲说闲话。

“我那邻居两姐妹嘛，都长得不错，大的会做缝纫，比你小两岁，将来会抵父亲的职，到锰矿去工作。小的呢，也很好看，且聪明能干，任你选一个，怎么样？”

谢海华想了想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我觉得大的‘姐姐’可以，‘妹妹’小了难得等待，呵。”

谢海华选择与“姐姐”谈，当然还有其他的考虑没好

明说。按介绍人说的，“姐姐”会做裁缝，尤其是将来可抵父亲的职，有正式工作，吃“国家粮”，那可是一个铁饭碗。在那个年代，吃“国家粮”的人是多少人羡慕的对象，湘潭锰矿又是当时的名企，附近最流行的一句话便是“到锰矿去，吃国家粮”。

对于人们对“国家粮”的热切，我有很深的体会。我的父亲曾经被迫进行劳动改造，奶奶和母亲带着大姐与哥哥被送回乡下过半边厨房半边卧室的日子，吃过很多苦。后来另两个姐姐和我出生后，有一天妈妈非常开心地在家里宣布说，我们家落实政策了，你们的爸爸把你们的户口迁出去，可以吃“国家粮”了。当时我不懂什么是叫“迁出去”，更不知如何吃“国家粮”，但凡遇到人，都是对我满脸的羡慕，有的见了我会在一边窃窃私语，但也能让我感受到人家的友善。后来随父母到镇上又到了城里念书，我才明白，吃“国家粮”后，我们的户口由农村迁到城里，上了城市户口，意味着毕业以后，就算考不上大学，也可以分工，会过上与乡下截然不同的生活。

谢海华，一个农村伢子，去部队服役三年，虽说做梦都想有一份正式工作，可以吃上“国家粮”，但对于农村兵，国家的政策是退役后不包工作分配的，“哪里来哪里去”。好在有个手艺，继续开理发店。找个吃“国家粮”的条件好点的，将来日子好过些。

于是，他兴冲冲地去了南谷。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相亲。

只见一个姑娘羞涩地笑着从家里迎出来，招呼着谢海华和媒人到堂屋里坐。谢海华心里纳闷，怎么没有见到两姐妹呢？

这应该是姐姐吧。谢海华又在心里揣测。媒人笑了笑，一边接过姑娘泡的茶一边悄声语：“姐姐没在家哩，这是妹妹，了解一下看如何吧。”

这算什么嘛，明明说的是与姐姐相亲。

当时他们没有手机、电话，信息不畅通，人家不知道他会来，没在家等候也很正常。可这让他心有不爽，有点“上当受骗”的感觉，在南谷吃过中饭就回家了。后来听媒人说，女方多次想邀他再去，他都一口回绝了。

第二个相亲的对象，是附近白泉村的人，也会做缝纫。在乡下，会做缝纫说明妹子很能干。谢海华是个勤劳的人，去妹子家也表现得很好，到她家时她还在外未回，他便主动帮她妈烧柴做饭，自然受到了她家人的肯定。这个姑娘当时在长沙做工，回到家见他来了，既没有给他泡茶，也不从其他方面招待客人，谢海华心里就有些不满意。觉得这妹子待人接物都不怎么样，心里没了兴趣。回家后便不愿再来往。

不过，对方似乎对他中了意。